

收稿日期:2021-03-19

曹文轩的盐城生活记忆与小说抒情艺术

高兴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曹文轩的家乡生活记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至今隐晦不明。事实上,家乡盐城的生活记忆影响曹文轩的生命体验和审美观念,也对他的小说抒情艺术产生导引作用。通过对曹文轩小说文本的意象阐释和话语分析,将曹文轩与其他盐城作家的作品进行“互文性”解读,并且参考盐城历史文献的相关记录,便能发现曹文轩独创了一套记忆修辞法:麦地情结促使他重构小说的情感空间;他以自在的飞鸟隐喻生命精神;他的抒情话语隐舍民俗文化的符码。曹文轩的家乡生活记忆与他的小说抒情艺术是紧密关联的。

关键词:曹文轩;盐城;生活记忆;抒情艺术;苏北水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3-0001-08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外迁苏籍现代作家的故乡记忆研究”(2018SJZDA014)。

作者简介:高兴(1978—),男,安徽枞阳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文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3.030

当代作家曹文轩多次宣明“苏北水乡”和“童年记忆”对他的文学实践带来了巨大影响,可是,迄今为止,曹文轩还没有系统地、完整地讲述自己早年在家乡盐城的生活经历,也没有一位研究者对曹文轩的盐城生活史实进行专门的发掘与考证,至今尚未出版一部详细介绍曹文轩在盐城生活经历的年谱或传记。赵之韵在期刊上发表的《曹文轩年谱初稿》不仅篇幅不长,而且将曹文轩的人生镜头直接从1954年(出生之年)切换到1974年(赴京之年)^[1],仿佛曹文轩在家乡盐城的20年生活经历是一段难以追踪的历史缺页。曹文轩的《我的写作之路》与此文发表于同一期刊的同一期,都是“曹文轩专题笔谭”的系列文章,曹文轩在文中亦未详述自己的盐城生活经历^[2]。

虽然曹文轩很少提及他在盐城的具体生活经历,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对自己早年的盐城生活缺少记忆。事实上,曹文轩一直运用一种隐性的话语传达他记忆中的盐城生活体验。笔者立足曹文轩小说的意象阐释和话语分析,结合曹文轩与其他盐城作家(尤其是曹文轩的妹妹曹文芳)作品的“互文性”解读,参考盐城历史文献的相关记录,探究曹文轩的盐城生活记忆,旨在揭示这种记忆对其小说抒情艺术的导引效果。

一、浪漫的麦地:情感空间的重构

盐城是位于江苏沿海的一座新兴工商业城市,其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这座城市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盐城人的艰苦奋斗和辛勤开拓。回眸过去的岁月,改革开放以前的盐城经历了一段比较困难的历史时期。曹文轩自述童年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饥饿”^{[3]198},他说:“我经历过太饥饿时代,饥饿到了极致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饥饿到极致时,想拿石头放在嘴里啃,就是这样的感受。”^[4]曹文轩所说的饥荒时期大约指1950年代末至1960年初,涵盖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其间,盐城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春旱秋涝,7、8、9三个月内接连三次台风暴雨袭击,致使不少农田严重受灾。农业减产,工业滑坡,市场萧条,城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5]。那个时候的盐城,“许多家庭开始严重缺粮,有些农民一天仅能吃上5两6钱大米(16两制),只能辅以野菜、米糠充饥”^[6]。从曹文轩对童年饥馑之苦的陈述可以看出,关于饥饿的创伤性记忆使人对粮食怀有特殊感情。

昔日的盐城经历过战争之苦,导致经济发展“底子薄”,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那里的人们生活“相当贫困”^{[7]712}。对食物的无比渴求之情,在曹文轩的《叉》《青铜葵花》《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等小说中均有抒写;因家计困难,少年不得不潜到水里寻找泥中的稻粒(《山羊不吃天堂草》);吃到了粥饭,老人的眼泪不断地掉在碗里(《青铜葵花》),这种情感体验在其他盐城作家的笔下也较为常见。李有干的小说《大芦荡》倾诉饥饿的剧烈痛楚:“好像满肚子长了牙齿,在拼命地撕咬贴在—起的肚皮。”^{[8]122}周湛军的散文《新米》回忆1960年代的母亲饿得没力气走路,忍不住偷吃路边的豌豆角^{[9]113}。曹文芳的小说《香蒲草》叙写一位“饿得发慌”的女孩趁母亲不在身旁,“偷偷捞了一勺米送到嘴里,烫得眼泪都流了出来”^{[10]57-58}。早年经受的饥饿之苦给曹文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极为重要。《盐城市志》记载:盐城自古“稻、麦皆宜”(《周书》),由于境内“自然条件的差异和耕作习俗的不同”,全市“三大农业区主产稻谷、麦子、棉花、油菜籽”^{[11]608}。又据《盐城县志》(盐城1983年撤县建市)所述:“建国前,串场河以西为县内水稻区。60年代后期,东区旱改水成功之后,全县皆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7]154}《盐城县志》还提到:“三麦,亦是盐城县的主要粮食作物。50年代前,主要在县境东区、中区种植。60年代后期,西区淤改旱成功后,全县每年三麦种植面积一般都占耕地面积的60%左右。”^{[7]155}曹文轩家乡盐城市盐都区,属盐城“西乡”,综合《盐城市志》和《盐城县志》介绍可以推知:从1950年代至1960年代,曹文轩的家乡既种植水稻也种植小麦,但稻米仍是该区主粮,本地人“以大米作主食,兼食杂粮”^{[7]723}。

曹文轩的家乡既然以大米为主食,稻谷之美在乡民眼中自然更具魅力,盐城作家洞悉此情。李有干的《大芦荡》就渲染了稻田的美景和插秧的诗意,称“插秧”既是农活也是艺术:“站在田埂上的人都下了趟,于是便有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梯形,一步步往后退,前面就出现一片新绿。”^{[8]48}快到收获的季节,农民面前展现油画般的稻田图景:“稻田一天一个颜色,由青转绿,由绿变黄,狗尾巴似的稻穗沉甸甸的,粗壮的稻茎被压得直打颤,荡起金色的波涛,那嚓嚓声特别悦耳。”^{[8]91}曹文芳在其散文集《水边的故乡》中抒写插秧的快乐:“插秧是个很苦的农活儿,但在我看来却很美。”^{[12]131}她还描述了农民用船装运稻草^{[12]32}、儿童在稻田里拔草^{[12]61}的场景以及看完电影回家途中夜行稻田^{[10]72}等童年趣事。虽然曹文芳的作品兼有水稻和麦子意象,但前者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后者。

与曹文芳等盐城籍作家不同,曹文轩小说中的麦子意象反而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他对麦子情有独钟,据说他在新浪网上的博客名为“麦田”^{[13]200}。当曹文轩的记忆中闪现麦子和水稻这两种意象时,他如此叙说:“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

稻子。”^[14] 仔细推敲这几句话便会发现:无论从意象展现的先后顺序还是从修饰语的表达效果来看,“麦”给曹文轩留下的记忆要比“稻”更深刻、更明晰,更带有诗情画意。曹文轩的小说《青铜葵花》将故事发生地命名为“大麦地”,借此地的苦难生活触发人间的美好情思,使“大麦地”构成生命诗意的象征符号。在“大麦地”人熬过了一场严重的饥荒后,作者写道:“大麦地的空气中,飘散着稻子被收割后的清香。那种香味,是所有草木都不具备的。”^[15] 在这里,“稻子”的粮食意义及其引发的生理感觉被强调,可是,稻谷之“清香”不属于心灵“美感”。当曹文轩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时,他回溯了自己月下劳作的一个细节:青少年时期的他常常“饿着肚子在月光下割麦子”^[3]。遗憾的是,这一事件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实际上,曹文轩多次将“麦子”与“月光”意象写入小说:《天瓢》反复描写男主人公杜元潮与女知青艾绒在月光下割麦子的浪漫场景,麦浪、月光、夜鸟、晚风、云彩、芦苇、镰刀为情侣营造了温馨柔美的田园梦境^[16];《红瓦》中的男生林冰在月光下陪同女生夏莲香走进“麦海的深处”,继而萌发青春期的骚乱^[17];《根鸟》中的少男少女(根鸟与秋蔓)在月夜的麦地里结伴而行^[18];《细米》里的女知青梅纹坐在麦田中间,一边仰望月亮一边回忆男孩细米的往事^[19]。曹文轩独创了一套记忆修辞法,水稻意象仅在维生层面凸显其功利性的愉悦感,而麦子意象则指向心灵世界,映现浪漫氛围,诗化情感关系。

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断言:“回忆和强烈情感会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复合体。”^[20] 以此观之,曹文轩深厚的麦地情结指引了他的盐城生活记忆。从曹文轩与曹文芳作品的“互文性”解读中,能够揭示这一心理规律。曹文轩宣称《草房子》“呈现出的人物、事件、景色”源自“个人的生活积淀”^[21],与他早年的家乡见闻有所关联。小说中的邱二爷(邱元龙)和邱二妈善良厚道、勤劳能干,因膝下无子,从哥哥家领养了一个叫细马的小男孩,邱二妈与细马最初缺乏有效的情感沟通,细马一气之下跑到麦地里扛麦子,“他扛了一捆又一捆,一刻也不停歇”^[22],不听旁人劝说。曹文芳的回忆性散文《上海男孩》(见散文集《水边的故乡》)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义元二爷和二妈“很恩爱地过着日子”,却没有自己的孩子,于是从弟弟家领养“脾气很倔”的男孩阿航,阿航与二妈争吵后,冲到屋后的稻田里发疯似的扛稻秆,他“往死里用力”^[12],不肯罢休。以上两个故事除了发生地(麦地与稻田)不同之外,人物性格和行为大致吻合。鉴于曹文轩20岁便离开家乡,而曹文芳长年居住盐城,二人对乡邻的熟悉程度有别,又考虑到散文与小说这两种体裁对“真实性”的要求存在差异,读者有理由相信曹文芳记述的男孩“扛稻秆”故事更接近史实。据此可以推测:因为有了麦地情结的调控,在曹文轩的回忆中,“稻秆”被微妙地置换成了“麦子”,作家主体意识借助情感之力,实现了对原初生活经历的艺术重构。

二、自在的飞鸟:生命精神的隐喻

盐城濒临黄海,号称“东方湿地之都”,境内“草木茂盛,鹤影蹁跹,麋鹿成群,生物多样性特征十分显著”^[23]。据统计,盐城境内约有50多种禽类,包括鸽、燕、鹰、鸥、喜鹊、乌鸦、野鸭、鸬鹚、鹭鸶、鹧鸪、白鹭、灰鹭、杜鹃、黄鹂、翠鸟、麻雀、丹顶鹤等^[7]。生活在盐城的人们长期与鸟共处,心目中总有飞鸟的投影。盐城作家嵇绍波曾说:“童年乡村的天空是寂寞单调的,除了喳喳叫着掠过的鸟影,就是农家屋舍上袅袅升起的淡淡炊烟了,偶尔从蓝天白云间轰鸣着一闪而过的飞机,能让我们追过几块田埂。”(《追风筝的孩子》)^[9] 飞鸟和飞机都能潇洒自如地翱翔于天空,这与无拘无束的儿童天性最为相合,也就不难理解曹文轩笔下为何有大量飞鸟的描写。曹文轩小说《枫林渡》中的女孩蓝蓝总是眷念乡村生活,因为“那个世界有无数吸引着他们的东西:鸟、蝴蝶、蚂蚱、野鸡、兔子、刺猬、各种各样的鱼……每一样,都能使她着迷”^[24],在那些可爱的动物名单中,“鸟”位居首位,蓝蓝最喜欢的鸟儿是云雀,她赞美云雀“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鸟,也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24],云雀在这篇小说里屡次被提及,它已成为自由超脱的生命精神之隐喻。

“飞鸟”的生命精神绝非表层物象所能覆盖,而是进一步内化为作家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追求。曹文轩在《小说门》中直言“向上”和“飞翔”等关键词构成其“小说中梦想的美学原则”^{[3]205}。在谈到写景方法时,他提出:“世界万物,相辅相成……众多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向我们显示着一份和谐与协调。”^{[25]330-331}他想象出一幅幅动静结合的大自然图谱,鸟类的优雅姿态为山川草木增色生辉。曹文轩认同心理学家关于人类存有“动物祖先的记忆”、具备“若干动物特征与特性”等论断^{[3]174},并将这种认识诉诸笔端。面对曹文轩小说中那些活灵活现的飞禽,我们不免浮想翩翩:如此钟情飞鸟的作者,是否已经悟透了万物共生、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

基于对“飞鸟”生命精神的崇敬与赞美,曹文轩经常在小说中以“鸟”写“人”,根据其情感内涵和修辞功能,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情形。

其一,鸟飞舞于广阔的空间,遨游于优美的境域,能为人类提供精神启示和心灵抚慰。这些鸟儿除了《枫林渡》中的云雀以外,还有《草房子》和《天瓢》中的鸽子、《根鸟》中的白鹰、《细米》中的海鸥、《蜻蜓眼》中的水鸟,等等。这些鸟儿能够触动人类灵魂。来自江南小镇的细米能对油麻地产生好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于那里“到处是飞鸟与野兔什么的”,他“喜欢看鱼鹰捕鱼”以及“喜欢听芦苇丛里一种水鸟有一声无一声地很哀怨地鸣叫”^{[22]189}。桑桑离开油麻地的前一天,鸽子们自发地在天空组成“巨大的旋转着的白色花环”^{[22]304},仿佛为他献上美好的祝福。根鸟在打猎途中接收了白色大鹰携带的“神秘的信息”,从此便有了“成长之旅的真正开始”^{[18]3},白鹰是引领他前行与探险的感召物。避乱于苏北水乡的上海少女阿梅被芦苇荡的秀丽风光深深吸引,她凝望“各种各样的飞鸟,正在夕阳下飞翔”^{[26]277},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与舒畅。第一次掌舵出海,细米看到霞光里“滑翔的海鸥”,竟然“忘记了稻香渡——稻香渡的一切”^{[19]254-255},他的心境变得空前开阔。总之,对热爱自由和幻想的青少年们来说,鸟是林间的精灵,是云中的天使,也是乐趣的化身。

其二,鸟栖息于树枝之上,或藏身于密叶之间,能够唤醒人类强烈而复杂的内心情愫。《红瓦》描绘村民聚集到打谷场看电影的热闹场景,孩子们为避开拥挤的人群,“爬到场地周围的树上去,有时一棵树上能爬上去十几个,像落了一树的大鸟”^{[17]53},乡村文化活动给儿童带来无穷的快乐。林冰与许一龙联手拉胡琴,他们“像栖身于两棵树上鸣叫着的鸟一般,既抒情又叙事地呼应着”^{[17]221},洋洋自得的心理一览无余。为表现男孩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恐惧感或无助感,以及男孩初次在女孩面前暴露或接触身体时的羞涩与慌张,曹文轩往往将男孩比作小鸟:根鸟焚烧鬼谷“红珍珠”并试图拯救青壶时,失去记忆的青壶“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鸟”^{[18]115};细米在暴风雪之夜留宿于梅纹的卧室,窘得“像鸟窝里一只受了惊动的雏鸟”^{[19]185};明子为了扶紫薇站起来而接触她的手,他想起小时候从草垛里捉住一只小鸡雏的情景^{[27]122}。曹文轩小说以“人”比“鸟”的修辞法暗含奇特的艺术效果:它使人物形象更显可爱动人,给故事背景增添生活气息,为小说文本注入更多的生命情怀。

其三,鸟遭到了外界的攻击,乃至被剥夺了自由,其抗争的精神折射人类高贵的品格。曹文轩一直记得儿时所见的喜鹊窝被人捅下来的悲壮场景:“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14]6}这些喜鹊宛如保卫家园的英勇斗士。《枫林渡》中的那只酷爱自由的云雀,它“不甘心待在笼子里,用脑袋不住地撞击着笼子”,以至于“羽毛都被撞掉了,光秃秃的脑袋已经被撞破,流着血,笼子的好几根篾条上也有血斑”^{[24]168},令人扼腕感叹。曹文轩对誓死捍卫自由的飞鸟甚为敬仰,他习惯于将遭遇不幸的善良人物比作被禁锢、被束缚的鸟儿,例如,身陷匪窝的独眼老人仿佛“一只衰老的大鸟栖在光秃秃的枝头”^{[18]91},被恶人吊在树下的根鸟“双手反剪,从远处看,就像一只黑色的飞鸟”^{[18]100}。阿梅的爷爷在“文革”期间被暴徒“按倒在地”并且“双手反剪”,形如

“一只被制伏了的大鸟”^{[26]249}。此类鸟儿是追求自由而受苦受难的崇高精神之象征,亦是守护家园、坚持正义而历经沧桑的生命隐喻。

飞鸟承载的自由精神和诗意情怀,既感染了人,也波及观照物。在某些语境中,曹文轩眼中的疾驰之物与飞鸟颇为神似,比如他在家乡见到的自行车。曹文轩写道:“自行车之所以让那些还未骑它或刚刚骑它的人那样着迷,大概是因为人企望有一种,或者说终于有了一种飞翔的感觉……它部分地实现了人的飞翔幻想。”^{[22]161}在曹文轩的青少年时代,家乡的陆路交通尚不发达,自行车能给骑行者带来飞速移动的心理体验,促发他们对新时代的无尽遐想。无怪乎曹文轩的《草房子》《根鸟》《天瓢》等多部小说一旦写到县城的繁华景观时,总要提起满街的自行车和响成一片的车铃声。查阅《盐城县志》得知:自1950年代开始,盐城的自行车“逐年增多”;到1960年代后期,盐城“自行车数量成倍增加”;在1980年代,自行车成为盐城的“民用主要交通工具”^{[7]250}。那些醉心仰观飞鸟或飞机的孩童们,从飞驰的自行车那里点燃了新的生命激情。《草房子》里的桑桑骑上自行车,他“确实有一种马上就要飞向天空的感觉”^{[22]163}!

曹文轩基于家乡飞鸟的深刻记忆,以自在的飞鸟隐喻生命精神,并将自行车视为会飞的机械,体现了盐城生活记忆对曹文轩小说抒情艺术的规约效应,充分表明“任何一个比喻的诞生都得到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制约”^[28]。有感于此,笔者想起曹文轩《小说门》中的另一个比喻:“好看的并且是意味的小说,不是一支离弦之箭,而更像一群有着好心情的鸟。”^{[25]239}

三、深笃的话语:民俗文化的符码

曹文轩坦言:“乡村用二十年的时间,铸就了一个注定要永远属于它的人……我在理论上,常常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鼓吹者,而在骨子里,却是一个十足的乡村小子。”^[29]家乡盐城的地方文化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多重影响,包括他的小说话语。

曹文轩的小说对1950年代至1970年代盐城人的衣食住行、娱乐节庆、婚嫁殓葬、建筑服饰等民俗风情作了精细灵动的描写。《红瓦》《草房子》《青铜葵花》勾勒了乡村街巷房屋的空间分布状态。《红瓦》描述了农家粮食菜肴以及乡镇农产品(以水产品居多)。《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提到茨菰、荸荠、莲藕等水乡农作物。《草房子》《天瓢》《枫林渡》中列举菱角、烋藕、水果、锅贴、茶叶蛋、花生米等民间小吃。《细米》描绘乡下人的“忙年”状态,他们“拆洗被子、打扫屋子”以及“舂米、打年糕”^{[19]174},缝制新衣新鞋;除夕来临,他们“烧香、烧纸、点蜡烛、供奉祖先”“贴对联”“放鞭炮”^{[19]178-179};到了大年初一,大人们为上门拜年的孩子准备好“南瓜子、葵花子、柿饼、爆米花、糖块等”,放在“盘子、瓦罐或小篮子里”^{[19]191}。《细米》透露水乡人剥芦苇叶、裹粽子的送行风俗:“亲人上路,要裹粽子。”^{[19]245}《草房子》《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阿雏》《枫林渡》告诉读者:过去的盐城交通以船运为主,那里的少年较早学会撑船和划船。《青铜葵花》介绍芦花鞋(土语为“毛鞋窝子”)的制作工序^{[15]76}。由《红瓦》讲述的染坊故事,以及《草房子》和《红瓦》描摹的陶卉、白雀、邱二妈等女性服饰,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盐城人衣着打扮与时尚爱好略有所知。《红瓦》《阿雏》《枫林渡》《草房子》表明:电影、马戏团、文艺宣传队等乡村文娱活动备受农民欢迎。这些民俗文化信息可从《盐城县志》中得到证实:自新中国成立至1960年代初,盐城文艺工作者“采用小淮剧、表演唱、对口词、群口词、快板等形式,自编自演不少乡土味浓厚的节目”,并且“每年冬季一般均举行一次业余文艺会演”;盐城于1955年成立第一个农村电影放映队,电影事业自1970年代“向农村发展”^{[7]629}。曹文轩小说对盐城民俗文化的书写优化了小说的抒情效果。《草房子》中的秦大奶奶封棺时,由于她生前没有儿孙,桑桑“按当地风俗”剪下一绺头发“放在老人的身旁”^{[22]141},它源自盐城旧时流传的“封丁”之习俗:在入殓之际,“由死者儿孙剪下头发少许,放入棺材的主钉眼内”,据称“封丁为送终的标志,能享有遗产继承权”^{[11]2667},这说明桑桑已被认作秦大

奶奶最亲近的儿孙。《草房子》还提及“花花绿绿”的“新娘子船”^{[22]234},这是以往盐城普通百姓迎娶新娘的传统方式。《山羊不吃天堂草》浓墨抒写农民工三和尚以及乡亲们爱唱淮剧的艺术情感,他们最爱淮剧中的“大悲调”,乃因“其情感,其格调,与他们的心情好像很贴切。它能淋漓尽致地将他们心中那种绵延不断的伤感和愤怒表露出来”^{[27]30}。综观盐城特色文化资源,“淮剧艺术便是其中最为突出、最为璀璨的一种”,它最初“从农民和盐民劳动号子、民歌、民间说唱发展起来”,其曲调“凄苦哀怨,很容易感动听众”^{[30]235},其中既包含盐城民众的苦难记忆,又反映了他们的“悲壮情怀和坚韧的个性”^{[30]240}。

曹文轩小说富含盐城方言文化质素,充盈着新颖别致的审美韵味。曹文轩认为,作家可以“使用一些地道的很有特色的方言”以形成“浓厚的风土人情”,何况“方言介入还因为作家本人对最容易驾驭的叙述口气的寻找”^[31]。在阐述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时,曹文轩说:“我一方面享受到了普通话的种种好处,一方面又不时地觉察到一种缺憾,而深深地怀念我家乡的语言。”^{[32]141}他以盐城方言中的“擗”为例,指出该词“专指一件无生命物体(如木棍之类)倚在墙上或其他物体上”,这个词若用来写人,要比普通话里的“靠”更有情感意味^{[32]141-142}。笔者从《盐城方言大辞典》中查到一个与“擗”读音相近的词——“戢”,该词有“支撑柱子或墙壁使之免于颠倒的木头”以及动词“支撑”等含义^{[33]491}。事实上,盐城方言词汇已渗入曹文轩的小说话语中,譬如他在《根鸟》中写道:“根鸟戳在门口,就是不走。”^{[18]183}盐城方言里的“戳”有“用鱼叉叉鱼”以及“用锹、锨、筷子之类往下捣把东西捣碎”等含义,可引申为“插”或“刺”,盐城话有“戳眼”之说,是指“惹人注意并且使人感觉不顺眼”^{[33]102},因此,“戳在门口”非常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站在原地不动的倔强姿态。其他盐城作家亦惯用“戳”这个词,李有干的小说《大芦荡》里有“戳人的目光”之谓^{[8]40},此表述也见于曹文芳的散文集《水边的故乡》^{[12]127}。就语法而论,盐城方言具有“重叠和附加”、以“子”“儿”“家”作为名词词尾等特点^{[7]744}。从曹文轩的小说中能找出大量叠词,而且某些叠词(多为形容词)不太符合普通话和其他方言表达习惯,例如《草房子》中的“颤颤抖抖”^{[22]38}、《蜻蜓眼》中的“精精神神”^{[26]23}、《天瓢》中的“滑滑滴滴”^{[16]284},等等。《草房子》中的儿童顺口溜“新娘子,白鼻子,尿尿尿到了屋脊子”^{[22]235},每句话末尾词都添加了名词后缀“子”,这也是盐城方言的一个典型特征。

曹文轩的小说文本穿插了很多民歌、童谣、戏文、评弹、竹枝词、地方小曲,它们是作者借以抒情的内置型“伴随”文本,又是民俗文化的指示符号。有人认为,曹文轩的小说“透过民歌、童谣的吟唱,将江南独特的民风民俗呈现出来”^[34],此说有一定道理,却不够精准。笔者考证发现:这些歌谣、词曲几乎都有先在文本,而且部分民谣儿歌在全国各地有多个相似版本,仅有少数集中传诵于江南地区,其中为盐城乃至江苏所特有者不多。《草房子》中,纸月吟唱的歌谣“正月梅花香又香”等句^{[22]45-46}出自《十二月花名歌》,不仅传布于江苏,在北京、河北、天津、上海、浙江、云南等地亦有所闻;纸月念诵的“一树黄梅个个青”^{[22]45}等句,出自咄咄夫(清朝人)所著的谜语书籍《一夕话·雅谜》^[35];桑桑所说的顺口溜“一颗星,挂油瓶”等句,曾被编入《盐城市歌谣谚语卷》^[36],但是很久以前,郑旭旦(清朝人)的儿歌集《天籁集》^[37]已有所见,其他地区(如天津、浙江等地)的儿童也会唱。《根鸟》里,独眼老人低吟的“河里有鱼儿戏”等句^{[18]111},出自华广生(清朝人)编选的俗曲集《白雪遗音·马头调》^[38],本为情歌;根鸟吟咏的“青丝丝,绿飘带”等句^{[18]20},据说是河南童谣^[39]。《天瓢》里的邱子东说出的“大秃得病二秃慌”等句,似乎也属河南儿歌^[40]。在《青铜葵花》中,青铜奶奶所唱的“四月蔷薇养蚕忙”等句^{[15]78},是民歌《孟姜女寻夫歌》之选段^[41],在江南地区流布甚广;青铜默唱的“树头挂网枉求虾”等句^{[15]85},是“流传在明朝江浙一带的民歌”^[42];葵花轻吟的“南山脚下一缸油”等句^{[15]75},为“吴中乡村”传唱的“山歌”^[43]。曹文轩杂采各地民歌童谣,既说明他本人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同时也烛照了盐阜“移民文化”之底蕴^[44],历史上确有大批苏州人、松江人、启东人、海门人等迁入盐城,因而“使移民文化和当地本土文化互相交融”^{[30]1-2},曹文

轩小说中的歌谣词曲可理解为社会人口流动与区域历史文化记忆的话语索引。

四、结语

尽管学界目前尚未产生一部比较完整的曹文轩传记或年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曹文轩的人生轨迹没有被其他类型的文本记录下来。对那些将故乡生活记忆作为重要写作资源的作家来说,其文学创作与自我重构具有同步性,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视为美学意义上的“自传”,假如研究者采取恰当的解读方式,便能从文本当中发掘作者被尘封、被忽略或者被遮蔽的生命痕迹,有助于弥补作家传记、年谱在重绘人生图像方面的种种不足。笔者对曹文轩盐城生活记忆所作的探究,其实也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演说曹文轩的故乡生活史。

从文学创作的维度来看,作家的故乡文化记忆不会原封不动地进入文本世界,它必然被作家日益厚积的生命情怀所浸润和改写,这种重塑的记忆常常转化为五彩缤纷的精神元素,对小说情感空间的建构、抒情意象的选择、抒情话语的运用造成潜在影响,这一规律在曹文轩的文学创作中得到非常明晰的呈现。阅读曹文轩的小说,让人联想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北盐城的歌谣与图像,那些梦幻般的历史风景在曹文轩的文学回忆中悄然复现,借用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图式’的梦”^[45]。

参考文献

- [1] 赵之韵. 曹文轩年谱初稿[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16(6): 21-23.
- [2] 曹文轩. 我的写作之路[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16(6): 1-6.
- [3] 曹文轩. 与王同行[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
- [4] 徐妍. 曹文轩的文学世界[M].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8: 206.
- [5] 盐城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盐城往事: 1949—1966[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61.
- [6] 《盐城》课题组.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盐城[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 59.
- [7] 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盐城县志[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 [8] 李有干. 大芦荡[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7.
- [9] 周德祥. 1978—2008 盐城文学专辑·散文卷(下)[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0] 曹文芳. 香蒲草[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
- [11] 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盐城市志[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 [12] 曹文芳. 水边的故乡[M]. 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 [13] 曹文轩. 红瓦[M]. 安武林, 评. 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 200.
- [14] 曹文轩. 水边的文字屋: 曹文轩寄小读者[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
- [15] 曹文轩. 青铜葵花[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 [16] 曹文轩. 天瓢[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 [17] 曹文轩. 红瓦[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 [18] 曹文轩. 根鸟[M].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3.
- [19] 曹文轩. 细米[M].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3.
- [20]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286.
- [21] 邓天羽. 吹给孩子们的一缕笛音: 作家曹文轩访谈录[J]. 中国图书评论, 1998(8): 56-57.
- [22] 曹文轩. 草房子(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M].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 [23] 《盐城年鉴》编辑部. 盐城年鉴·市情手册(2017)[M]. 北京: 线装书局, 2017: 12.
- [24] 曹文轩. 枫林渡[M].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4.
- [25] 曹文轩. 小说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26] 曹文轩. 蜻蜓眼[M]. 南京: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 [27] 曹文轩. 山羊不吃天堂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28] 王希杰. 修辞学导论[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320.
- [29] 曹文轩. 追随永恒[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5.
- [30] 施建石. 盐城特色文化[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
- [31] 曹文轩.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96.
- [32] 曹文轩. 第二世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33] 姜茂友. 盐城方言大辞典[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 [34] 王泉. 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9.
- [35] 高伯瑜. 中华谜书集成(第一册)[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
- [36] 盐城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 盐城市歌谣谚语卷[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498.
- [37] 叶桂刚,王贵元. 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502.
- [38] 何锐,范勇. 明清情歌九百首[M]. 成都:巴蜀书社,1999:307.
- [39] 郁宁远. 中国童谣[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120.
- [40] 张廷兴. 方言趣谈[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42.
- [41] 阮菊明. 江南古陆:民歌民谣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44.
- [42] 李文禄,宋绪连. 古代爱情诗词鉴赏辞典[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84.
- [43] 顾廷龙. 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下)[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891.
- [44] 李锦. 盐阜家谱(上)[M]. 济南:黄河出版社,2008:34.
- [45] 彼得·伯克. 文化史的风景[M]. 丰华琴,刘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3.

Cao Wenxuan's Hometown Life Memory and His Lyric Art of Novels

GAO X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o Wenxuan's hometown memory and his literary creation is still obscure. In fact, the life memory of his hometown Yancheng affects Cao's life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concept, and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lyric art of his novels. Through the image interpretation and discourse analysis of his novels, the "intertextuality" interpretation of his works and other Yancheng writers, and study on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bout Yancheng, we can find that Cao creates a set of memory rhetoric, and the wheat field complex propels him into reconstructing the emotional space of his novels; he uses free birds as metaphors for the spirit of life; his lyric discourse consists of the symbols of folk culture. Cao's hometown life memo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yric art of his novels.

Key words: Cao Wenxuan; Yancheng; life memory; lyric art; water town in northern Jiangsu

〔责任编辑:王建霞〕